

原野

曹
萬
著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鬱的，生命藏在裏面。泥土散着香，木根在土裏暗暗滋長。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椏，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。巨樹有龐大的軀幹，爬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。矗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，他象徵着嚴肅，險惡，反抗與幽鬱，彷彿是那被禁梏的普饒密休士，羈絆在石巖上。他背後有一片野塘，淤積油綠的雨水，偶爾塘畔簾落簾落地跳來幾隻青蛙，相率撲通跳進水去，冒了幾個氣泡；一會兒，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，也很寂寞的樣子。巨樹前橫着築高了的路基，鋪着由遼遠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。鐵軌總得像烏金，黑黑的兩條，在暮靄裏閃着亮，一聲不響，直伸到天際。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，快樂和希望。有時巨龍似的列車，喧赫地叫囂了一陣，噴着火星亂竄的黑煙，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。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

後的電線桿，一根接連一根，當野風吹來時，白磁輪上的黑線不斷激出微弱的嗚鳴的聲浪。鐵軌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碑石，有守路人的破舊的一看守閣，有一些野草，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鐵軌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雲密匝匝遮滿了天，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，層層低壓着地面。遠處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湖似的破口，張着嘴，發出幽暗的赭紅，像噩夢，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豔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，漸漸升起一層灰霧，是秋暮的原野，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，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。

大地是沉鬱的。

開幕時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喘着氣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。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裏，立時蛙也嚇得不響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樹上的

「知了」又咕噪地鬧起，他仰起頭，厭惡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——遙遠一聲汽笛，他回轉頭，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，愈行愈遠，夾連幾聲隱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塊，嘔出一口氣，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繫了緊，一隻腳在那滿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腳踝上的銹錄恫嚇地響起來。他陡然又記起腳上的累贅。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銹錄上用力捶擊。巨石的重量不斷地落在手上，搗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緊，一次一次捶擊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額上滲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過去。他狂喊一聲，把巨石擲進塘裏，喉嚨哽噎像塞住鉛塊，失望的黑臉仰朝天，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，想掙斷足踝上的桎梏。

遠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，一個人「哦哦」地吆喝，趕牠們回欄，羊們亂竄，哀傷地咩咩着，衝破四週的寂靜。他怔住了，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，驚愕地諦聽。他驀然跳起來，整個轉過身來，面向觀眾，屏住氣息矚望。——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人會驚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：頭髮像亂麻，碩大無比的怪臉，眉毛垂下來，眼燒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癩跛，背凸起彷彿藏着一個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兩根鐵柱。身上一件密結糾絆的藍布褂，被有刺的鐵絲戳些個窟窿，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

圍着「腰裏硬」——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，——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，既亮既亮的，他眼裏閃出兇狠，狡惡，機詐與嫉恨，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。

他提起腳跟眺望，人顯明地向身邊來。「哦哦！」吆喝着，「哐哐！」羊們擁擠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軌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，唸得很興高采烈的。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」一句比一句有氣力，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響。

於是白傻子，漲得臉通紅，胯着一筐樹枝，右手背着斧頭，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。他約莫有二十歲，胖胖的圓臉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對老鼠眼，靈個不停。頭髮長得很低，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，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。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，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，時爾還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髮，無父無母，寄在一个遠親的籬下，爲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。

白傻子（興奮地跑進來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。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

（忽爾機車噴黑烟。）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，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，隨着嘴裏的「吐兔」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車在打倒輪，他拚命地向後退，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，這次「火車頭」開足了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攔住了腳，撲通一聲，「火車頭」忽然摔倒在軌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樹枝撒了一道，斧頭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攔在眼上，大嘴裏哇哇地噙一兩聲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沒人問，也沒人痛，並沒人看見。他回頭望望自己背後，把痛處揉兩次，立起來，彷彿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氣，輕輕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「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」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於是又——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兩隻胳膊是飛輪，眉飛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車的土道上奔過來，繞過去，自由得如一條龍。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更興奮了，他咋開了嘴，學着機車的汽笛）嗚——嗚

——鳴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。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個跟斗。）

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看又翻了一個！）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

圖吐，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遠遠遙遙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，

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橫扒在枕木上，一隻耳緊貼着鐵軌，閉上眼，彷彿諦聽着仙樂，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。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來。）

〔從基道後而立起來仇虎，他始而驚怪，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〕

仇虎 喂！（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。）喂！你幹什麼？

白（白傻子簡稱）（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，闔目揣摩，很幸福的

樣子，手拍着輪轉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望也沒有望，只不滿意地伸出臂膊幌一幌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簡稱）（踹踹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聽什麼？

白（不耐煩）別鬧！（用手擺了擺）別鬧！你聽，火車頭（指軌道）在裏面！火車漆叉卡

又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滿足起來，耳朵抬起來，仰着頭，似乎在回味。）
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！（快樂地忘了一切，向遠處望去，一個人喃喃地。）噫——火
車越走越遠！越走越遠！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貼近鐵軌。）

仇 起來！（白不聽，又用脚踢他。）起來！（白仍不聽，厲聲）滾起來！（一脚把傻子
踹下土坡，自己幾乎被鐵鍊絆個跟頭。）

白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頭，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
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（猶笑點點頭。）噫，我踢你！（一隻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癢，鐵鍊沉重地纏着。）你
要怎麼樣？

白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麼樣。

仇 （狼惡地）你看得見我麼？

白 （疑懼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(走出巨樹的暗蔭，面向天際) 你看(指自己)你看清了麼?

白 (驚駭地注視着仇虎，死命地「啊!」了一聲) 媽(拖着斧頭就跑)。

仇 (霹靂一般) 站住!

【白傻子癱在那裏，口裏流着涎水，眼裏裏個不住。】

仇 (惡狠地) 媽的，你跑什麼?

白 (解釋地) 我……我沒有跑!

仇 (指自己，憤恨地) 你看我像個什麼?

白 (盯着他，怯弱地) 像……：：：：像——(抓抓頭髮) 反正——(想想，搖搖

頭) 反正不像人。

仇 (牙縫裏噴出來) 不像人(迅雷似地) 不像人?

白 (嚇住) 不，你像，你像，像。

仇 (猶笑起來，忽然很柔和地) 我難看不難看? 你看我醜不醜?

白（不知從哪裏來了這麼一點聰明，睜大眼睛）你……你……你不難着，不醜（然而——）

仇（暴躁地）誰說我不醜！誰說我不醜！

白（莫明其妙）噫，你醜你——醜得像鬼。

仇 那麼，（向白傻子走去，脚下錯銀作響。）鬼在喊你，醜鬼在喊你。

白（顫抖地）你別來我……我自己過去。

仇 來吧！

白（疑懼地，拖着不願動的脚步）你……你從哪兒來的。

仇（指遠方）天邊！

白（指着軌道）天邊？從天邊？你也坐火車（慢慢地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（向後退，

一面回頭，模仿火車打倒輪。）

仇（明白猶笑）噫，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！」（也以手做勢，開起火車，向白傻子走

近。)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。(進得快，退得慢，火車碰上火車，仇虎驀地抓着白儂子的手腕，一把拉過來。)你過來吧!

白 (痛楚地喊了一聲，用力想掙出自己，亂嚷)哦!媽，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!

仇 (斜眼盯着他)好，你會「漆叉卡叉」你看，我跟你來個(照着白胸口一拳，白啊地叫了一聲，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!(兇惡地)把斧頭拿給我!

白 (怯弱地)這……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頭遞過去。)

仇 (搶過斧頭)拿過來!

白 (解釋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沒有說不給你。

仇 (一手拿着斧頭，指着腳鐐。)看見了麼?

白 (伸首，大點頭)噯，看見。

仇 你知道這是什麼?

白（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搖着頭。）不知道。

仇（指着鐵鏟）這是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白（隨着唸）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仇 對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這副金錫敲下來。（又把斧頭交還他。）敲下來，我就

把牠賞給你戴！

白 給我戴這個？（搖頭）我不要！

仇（又把斧頭搶到手，舉起來。）你要不要？

白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【仇蹲在軌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】

仇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訴旁人這副金錫子是我的，我就拿這斧頭劈死你。

白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頭。）

仇（坐在軌道上，雙手撐在背後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體重，伸開了腿，望着白。）

你敲吧！

白（向鐵簾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。）可……可是這斧頭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（不耐煩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（有了理）那你能拿這斧子劈死我。（跟着站起來。）

仇（跳起，搶過他的斧頭，輪起來。）媽，這傻王八蛋，你跟我弄不弄？

【野地裏羊羣又在哀哀地呼喚。】

白（懼怯地）我……我沒有說不跟你弄。（又接過斧頭，仇虎坐下來，白傻子蹲在旁邊，開始一下兩下向下敲。）

【野塘裏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幾聲。】

白（忽然很怪異地看着仇虎）你怎麼知道我……我的外號。

仇 怎麼？

白 這兒的人要我幹活的時候，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，總叫我傻王八蛋。（很親

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來）唏唏唏！（在背上抓抓癢又敲下去）

仇 （想不到，真認不出是他）什麼，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 噯，（結結巴巴）他們都不愛理我，都叫我傻王八蛋，可有時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

：狗蛋。你看，這兩個名字哪一個好？（得不着回答，一個人叨叨地）噯，兩個都叫，

倒……倒也不錯，可我想還是狗……狗蛋好，我媽活着就老叫我狗蛋，她說，你看，

這孩子長得狗……狗頭狗腦的，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，長……長得大。你看，我……

我小名原來叫……叫……（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）叫狗蛋唏唏唏！

（笑起來，又抹一下子鼻涕。）

仇 （一直看着他）狗蛋，你叫狗蛋！

白 噯，狗蛋，你……你沒猜着吧！（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。）

仇 （忽然）你還認識我不認識我？

白（望了一會，搖頭。）不，不認識。（放下斧頭）你……你認識我？

仇（等了一刻，冷冷地。）不，不認識。（忽然急躁地）快，快點藏，少說廢話，使勁！

白 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鐮子。

仇 媽的，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頭給我，你跟我滾。

白（站起）給你（高舉起斧頭）不，不成。這斧頭不是我的。這斧頭是焦……焦大媽的。

仇 你說什麼？（也站起。）

白（張口結舌）焦……焦大媽！她說，送……送晚了點，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

自己的頸頸，想起了焦大媽，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臉。）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

頭搶……搶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！（索性嚇他一下，彷彿快刀從頭頸上斬過，他

用手在自己的頸上一摸。）噓……噓……噓！就這樣，你怕不怕？

仇 哦，是那個瞎老婆子？

白（更着重地）就……就是那個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厲害着得呢！

仇 她還沒有死？

白（奇怪）沒有，你見過她？

仇（沉吟）見過。（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）那焦老頭子呢？

白（瞪瞪眼）焦老頭子？

仇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閻王，閻王的。

白（恍然）哦，你說閻王啊，焦閻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閻王早進……進了棺材了。

仇（驚愕得說不出話來）什——麼？（立起）

白 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（狠惡地）什麼？閻王進了棺材？

白（不在心）前兩年死的。

仇（陰鬱地）死了！閻王也有一天進了棺材了。

白 噫，不知從哪裏聽來的。光屁股來的光屁股走，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（失望地）那麼，我是白來了，白來了。

白 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閻王幹……幹什麼？

仇 （忽然回轉頭，憤怒地）可他——他怎麼會死？他怎麼會沒有等我回來才死！他爲什麼不等我回來（頓足，鐵鏢相撞，瘋狂地亂響）不等我（咬緊牙）不等我！搶了我的地，害了我們的家，燒了我們的房子，你誣告我們是土匪，你送了我進衙門，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爲了我我在獄裏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這個地方，成年地想法害我們，等到我來了，你伸伸頸子死了，你會死了！

白 （莫明其妙，只好——）噫，死了！

仇 （舉着拳頭，壓下聲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來）可我怎麼能叫你死，叫你這麼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訴你，閻王，我回來了，我又回來了，閻王殺了我們，你們就得償命，傷了我們，我們一定還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